

直播相亲

何礼仁



同事大明爱上了微博，他上班上微博下班上也微博，吃饭时玩微博，即使去卫生间也要带着手机看微博。

前几天陈姐为大明介绍了一个女孩叫做蕾蕾，她是写字楼的小白领，大明对这次相亲充满期待，说要在他的微博上直播这次相亲。

大明相亲那天，我进了他的微博，很快就看见大明发布的第一条相亲消息：“亲们，我和蕾蕾在咖啡厅见面了，她点了杯摩卡咖啡，我点了杯柠檬茶，咖啡厅里的背景音乐是《昔日重来》，我有点拘束。”

过了半小时，大明又发布了一条消息：“蕾蕾讲究生活品位，谈吐高雅，她的路易威登包是六千多元买的。”不一会大明的下一条消息接踵而至：“蕾蕾长得好似范冰冰，我偷拍了一张她坐着的玉照，敬请各位欣赏。”蕾蕾的这张玉照在微博里非常吸引网友的眼球，她如此妩媚动人，确实让人怦然心动。

没多久，大明发布了一条语音微博，这条语音微博是蕾蕾讲她们公司趣事时大明偷偷录下的。我立刻打开语音文件，耳畔响起蕾蕾甜美动听的声音，如春风拂面，让人惬意。

我一直关注着大明的微博直播，可接下来大明就不在微博上发布消息了。直到中午，总算等来了一条大明发布的消息：“我和蕾蕾在咖啡厅就此分别，最后蕾蕾还对我说了三个字……”

我给大明打电话问蕾蕾说的那三个字是不是“我爱你”，大明摇摇头说：“那三个字是‘你有病’！”“蕾蕾怎么这样说话？”我不解地问。“蕾蕾通过陈姐知道了我的微博网址，她在咖啡厅用手机上网时看到了我的微博直播。蕾蕾说我相亲时情话一句没说，只要有机会不是偷拍她的正面像，就是偷拍她的背面像，即使她说话的声音也被我偷录下来，我不是有病是什么？”大明万分沮丧地说。

签字

张珂

自从儿子上小学以来，给儿子签字成了我每日必修的功课。作业要签字，背书、默写生字要签字，就连儿子午休也要签字。

我的字一向潦草，儿子上一年级时，我用我的龙飞凤舞之张体，为儿子签了一年的字，倒也风平浪静。

二年级，出事了。儿子放学回来，拿着我的签字条，哭哭啼啼地说：“妈，你以后给我签字能不能写好点？”我一愣，忙问怎么回事。儿子模仿老师的口吻：“这是你家长的签字啊，这么草，能让人看懂吗？”

我的脸一阵发烫。想象着老师皱着眉头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儿子，儿子怎么受得了？看着儿子的满脸泪痕，我暗暗发誓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一定要好好练字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，我的字突飞猛进，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。一天儿子放学回来，高兴地说：“妈，今天我将签字条给老师，老师说，想不到你家长的字还写得挺好呢？”儿子说得摇头晃脑，我听得频频点头：“好，这就好！”

去年秋天，儿子上三年级了，为了给新老师留下好印象，第一次给儿子签字时，我写得工工整整的，拿出了我的最高水平，没承想，还是出事了。

儿子哭丧着脸回来了，手扬着签字条嚷嚷：“妈，老师说这是我自己签的字，让我重签。”怎么回事？我疑惑了，难道我的字还不够好吗？我又重签了一张，并且注明上次的签字条也是我写的。短短两行字，我翻来覆去写了三遍才满意。儿子又放学了，依然哭丧着脸：“老师说我骗人还骗得挺像的，他说这签字还是我写的。人家家长们的字都潦草，一看就是大人的字。你这字写得太工整了，像小学生的字。”

顿时无语。我想，等到明年儿子上四年级时，我一定要先打听打听，此老师之签字喜好，是喜欢楷书还是行楷呢？要不然，就草书吧，或者狂草？

总值班

郭永明

我升任学校办公室副主任后，接手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安排双休日学校领导值班。这是个小事，按职务大小依次排列，每天一位主要领导带队，值班表很快就做好了。

我把值班表送给校长过目，校长一看就皱起眉头说：“我会议多，时间不确定，恐怕值不了班，你调整一下。”我退了出来，暗自责怪自己：做事也太马虎了，校长这么忙，当然不应该安排值班。立马把校长的名字删掉，重新打了一份送给校长过目。校长瞄了一眼，眉头拧得更紧了，不高兴地说：“怎么没有我的名字？我

作为一校之长，对学校安全负总责，怎么能不值班？”

我有点摸不着头脑，有校长的名字校长不高兴，没有校长的名字校长还是不乐意。我赶紧把值班表呈给主任审查，并把刚才的情况说了。主任说：“在每一组前都加上校长总值班。”我辩解说：“本来是一月轮一次，校长都不高兴，如果每周都安排他值班，绝对行不通。”“你小子脑袋不灵光，总值班就是不用亲自来自值班，但等于每周都值班了。”主任严肃地说，“期末算值班津贴千万别忘了！”我如醍醐灌顶。

批评

梅芷

小味正在小圆桌旁做作业，父亲走到她背后，煞有介事地问：“小味，今天老师批没批评过你？”

小味一向很乖，之所以每天都这么问上一句，据说是为了预防她骄傲自满。不过，按照惯例，接下去就该问“表没表扬”了。做父亲的等着女儿腼腆地笑笑点点头。据说，这是一种享受。

然而，今天小味却一反常态，她红着脸，低下了头说：“批评过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父亲很诧异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老师说，你想……你想做坏事吗？”

“做坏事？”父亲大吃一惊，这可是从没有过的事。他一把将女儿从小椅子上掀起，厉声呵斥：“小小年纪就想做坏事，大人的脸全让你

丢尽了！说，做什么坏事了？”

“没，没……我没做……没做坏事。”小味哭了。

“还想抵赖？”父亲扬起手掌，“老师冤枉你了？老实说！”

“真的没有，”小味一边抽泣，一边分辩，“老师要我们口头造句，用‘坚决’说一句话。我想说‘对人民不利的事情我坚决不做’，可我说错了，说成‘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我坚决不做’……”

听小味这么一说，父亲松了口气，他摇摇头歉疚地伸出手摸了摸女儿红扑扑的脸蛋。

“上午我头疼，疼极了，”小味泪眼婆娑地抬起头，踌躇了一下，下决心似地又说：“爸爸，往后别搓麻将了，晚上我老睡不着……”

电视坏了

王勇

周末一大早，老妈打来电话，说是爸爸去外地一个城市参加聚会，她一个人在家挺寂寞，让我和妻子去陪陪她。我想想也有两周没回家了，吃过午饭，便和妻子一起到超市买了些东西赶往妈妈家。

摁了门铃，妈妈来开门，见到我们脸上乐开了花。我见家里有个工人在捣鼓电视机，便问妈妈：“电视机坏了吗？”她说：“是啊，昨天晚上看着就很花，今天早上还是不行。”

过了半个钟头，工人满头大汗地说“大妈，

我检查了半天，没有什么问题呀。”“怎么可能，这电视我看了五六年了，昨天真的看得很花。”我在一旁说：“师傅，要不麻烦您接起来试一下，我们看看还花不花了。”

师傅接好线路，打开电视，调到一个篮球节目。老妈坐到沙发上，戴好眼镜，眉头一皱：“不行，还是花的。”我仔细看了看，蛮好啊，跟以前的画面质量没啥区别。

再看老妈，我气不打一处来说：“妈，你戴爸的老花眼镜干嘛？”

爱情作料

柏兴武

大学毕业后，我带她到了我的家乡——湖南的一个小镇。路上，我告诉她，我父母肯定会用炒血鸭招待她。炒血鸭是我们家乡最具特色的菜。

父母果然杀了一只鸭，做了炒血鸭。吃饭的时候，母亲先给她选了一个鸭大腿。她咬了一口鸭大腿，慢慢地嚼了一下。母亲见她太斯文，笑着问：“吃不习惯？”她忙大口地吃起来，说：“不是，第一次吃先品品味道，味道真好！我一辈子还没吃过这么可口的菜呢！”母亲听了，眼睛笑成了一条线。我也高兴地说：“怎么样？我没吹牛吧！你喜欢吃，下次我跟母亲学做炒血鸭，给你做一辈子的炒血鸭。”听了我的话，她脸上笑出一朵花。

结婚后，我做的炒血鸭色、香、味都很到位。她每次看到我兴致勃勃地给她做炒血鸭，她的脸上都会笑出一朵花。

一次，我陪她回到她娘家。我突然心血来潮地说：“让我好好露一手，炒一盘血鸭孝敬岳



父母怎么样？”她让我别做炒血鸭，说太麻烦。我坚持要做，岳父母很高兴。炒血鸭上桌的时候，香气扑鼻，岳父母高兴地说：“真香！”可是，岳母吃了后却皱了皱眉。

我不解地看着她。她微笑着说：“我爸爸、妈妈初次吃，不习惯很正常。我初次吃也不习惯。”我还是不解：“但是，我看你第一次吃得很贪婪啊！”她笑着说：“那是因为当时添加了‘爱情作料’，至于后来，我吃习惯了，是真正爱上了这道菜。”